



「這位太太」大聲唱出青澀情結

2007-12-16 文 / 盧沛樺



圖為「這位太太」首張專輯《是誰》的封面。由左至右分別是團員將將將、黑郎、阿牧、懿修與方Q，其中，懿修與方Q目前正在服兵役。照片來源：這位太太官網。

《超級星光大道》是個能夠一戰成名的地方，是個男男女女實踐明星夢的捷徑；不過，有些人唱歌是很單純地，只為將腦海裡哼唧唧的片斷旋律組織成清新歌謠；只為抓住即將流逝的青春尾巴，試圖用歌聲將青澀歲月做個見證；只為跟死黨繼續黏在一起，就像小女生一樣，帶著一點點任性與調皮，而這箇中代表便是阿牧與黑郎——「這位太太」的主唱兼始作俑者。

高中時，阿牧與黑郎就像所有的女高中生一樣，是「換帖」的好朋友；在面臨高三沉重的升學壓力時，她們一樣被壓得喘不過氣，於是，紛紛有人開始找洩憤、紓壓的窗口，例如需要蠻勁的運動或者乾脆找個男朋友。而阿牧與黑郎，則是展開班會時間的例行性清唱巡迴演唱，藉著歌聲，唱出小女生糾結的種種情懷。

也許唱歌真是紓壓的理由，高中畢業後，兩人的歡唱與熱情消褪；直至大學最後一年，阿牧驚醒自己即將成為社會新鮮人，唯恐一旦進入社會循規蹈矩的生活，自己將不再青春，身、心俱在大環境的齒輪中被慢慢蹉跎，於焉老去...，一思及此，帶著一點恐懼和多一點的勇氣與恣意，她找了黑郎問：「組團嗎？」「好啊！」就這樣，直到找好其他成員，包括鼓手懿修、貝斯手方Q、吉他手將將將，與幕後編曲西瓜、工程師蛋，並在一次黑郎以歐巴桑爆炸頭現身時，於是，挾著「這位太太」有點無厘頭的團名，七人正式成軍。

成立至今逾三年的時間，雖然走的是地下樂團的路，卻是迥然於大眾對地下樂團歌聲的想像，像是重金屬或電子搖滾；「像在喃喃自語，卻唱出生活中的憂慮與幻想」，這是許多人對他們最近推出首張專輯《是誰》的共同印象，簡單的歌詞，透過不斷的重複與雙聲應和，清麗的歌聲卻彷彿娓娓道出在腦海裡盤旋不下的煩惱與憂愁。

詞曲的異世界

〈English I Force Myself to Think in English〉始以單一樂器奏出和緩卻深層的意境，15秒後，第二種樂器進入，30秒後，第三種樂器一樣很輕易地喝出共鳴，彷彿小說的楔子，淡淡之中，個人的憂鬱逐漸被擦撥起來...；45秒突然嘎然而止，然後，歌聲出現：「青春，它沒得撿；懊悔，總在那一瞬間消失無煙；浪費，是誰的罪；破滅，不過是反覆千遍萬遍的每一天...。」

有別台灣主流市場所強調的芭樂情歌，獨立音樂創作往往能在曲風調性或歌詞意境中，有所突破；甚至，企圖衝破主流價值。阿牧，身為詞曲的創作人，她說：「我花好多時間在面對自己。」如同這首單曲，面對現實青春荏苒，自己卻是無可奈何，而她透過忠實地直洩，唱出年輕一代的徬徨與猶疑。

相似的主題，〈十八歲〉也在標誌生命歷程的一個狀態。看著自己外在的不斷變化，唯一沒變的就是智商，「十八歲」究竟標榜著什麼，看似重要，卻只是在高三的升學壓力中蹉跎。

「十八歲，十八歲，一轉眼就十八歲，我開車，我抽菸，一夕之間，我什麼都會；十八歲，十八歲，一轉眼就十八歲，限制級，色情片，隨我想看，他隨時上演。」詞中表達的放浪形骸，一如前一首，企圖在不熟悉的語言之中忽略，意味一種年輕人逃離、規避現實的駝鳥心態；然而，弔詭卻在，兩首都在曲末唱出發人深省的文字，「but I still remain unsatisfied...she said do n't let days go by」，也許，畢竟她們還年輕，倚著赤子之心依舊樂觀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▲〈我看到很多人〉

▲〈而我〉

除了唱出個人生命體驗，她們也試圖詮釋當代社會的人際疏離。取名為〈我看到很多人〉，背後則在描繪摩肩接踵的街頭，人人冷漠、視而不見的經過。由廖明毅執導MV，其選擇西門町的街頭，並採黑白調的畫面，煞有味道。

歌詞一開始，以「我看到很多人，他們也正在看著我」，刻畫一種人事喧鬧的場景，可能也來自個人幻想的投射；直到唱出「全世界只有我，你想要說什麼，請不要說出口，彷彿自我嘲諷，才能繼續生活...」一語道破當代倉促生活的孤寂。

另一方面，她們也試圖著墨人性中矛盾的情緒，或者說自我與社會的拉扯，〈而我——眼已垂落〉一曲便在描述這樣的經驗。首先以midi電鼓聲帶出強烈的節奏感，然後阿牧跟著唱出「我們都不願放下心中的那把尺，讓自己活在痛苦糾結的迷霧中」，霎時，輕快的旋律遇上沉潛後的思緒，緊接著「他們說，人要懂得知足懂得結束；但我說，一切標準要以自己為主。」一開始的感官衝突，後來似乎在理解歌詞中的矛盾與沮喪之中，了然、適應而釋懷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專輯中的十首單曲裡包括兩首〈而我〉，一模一樣的歌詞，卻配合不同的樂器，〈眼已垂落〉喧囂、熱鬧，〈耳已閉鎖〉卻又是另一風情；乍看之下，不免令人質疑有偷工減料之嫌，實則「這位太太」將其樂團整體作為發聲主體，透過單一歌曲的不同樂器相和，體現樂團的豐富、多元與共榮。

當然，除了上述的幾首歌曲，還有一首純音樂〈It's Not That I Don't Miss You〉，如潺潺流水般，舒適地將音符帶進心田。其他包括〈走進店裡〉、〈不是不想念〉、〈圓規〉及〈尚想〉，都在描述少女情懷，像是對愛情的憧憬，對白馬王子的想像以及對現在進行式的甘苦等，只不過，纏綿繾綣的文字不復見，諸如「只想找到你對你笑，想，想，想給你寫封信」、「我是誰，你是誰，我是誰，你是誰，好想把你忘掉」等淺顯的口語，將豆蔻少女羞紅了臉的心情表述、流露。

樂團面臨的挑戰

星光二班的成員之一魏如昀，曾傳出因為壓力過大罹患憂鬱症傾向的新聞；在類似的選秀節目裡，凡夫俗子被放在鏡頭前逐一檢視，並且承受某領域「專家」尖酸刻薄的評論——似乎「演藝」只剩單一判準，參與者勢必得在既定的「標準」下規訓、服膺；所幸，「這位太太」有別於這樣的出身。

然而，灌錄首張專輯發行，兩男三女的天真組合這下子彷彿頓失原味，沾染了些市儈與偏執，是不是多了對銷售量的斤斤計較，「販售」不再是分享，除了肯定自我外，更多源於商業操作下的貪心？這些，都還是個人的臆測，但願好音樂能長長久久，而「這位太太」繼續為我們唱出心靈中青澀的、矛盾的、不可告人的及千迴百轉的種種情結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